

# 郭沫若

傑作集

創作小說

寫真珍貴

2  
57.64  
1734.9

郭沫若



中學課餘讀物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# 郭沫若傑作集目次

|    |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|-----|
| 一  | 湖心亭  | 一   |
| 二  | 煉獄   | 二九  |
| 三  | 亭子間中 | 四二  |
| 四  | 岐路   | 五二  |
| 五  | 十字架  | 六八  |
| 六  | 月蝕   | 八七  |
| 七  | 尚儒村  | 一三  |
| 八  | 後悔   | 一〇  |
| 九  | 殘春   | 一二一 |
| 一〇 | 紅瓜   | 一三九 |
| 一一 | 賣書   | 一五〇 |

# 郭沫若傑作集

## 一 湖心亭

小小的家庭中，低氣壓已經低迷了兩三天了。

今天清早她因爲頭痛沒有起來，她在床上對我說：你無論怎麼要去替他們找房子，去找一天也不要緊，到晚上來叫他們搬出去。

我只是隱隱諷諷地答了她。

早飯是我再來把給孩子們吃了的，剛好把飯吃完，她又躺在床上催促我，叫我一定要出去找房子了。

我是再也不能忍耐，竟和她口角起來。

——別人家庭逃難到我們家裏來，況且又病在床上，我是怎麼也不忍叫他們出去的！

——你不忍叫他們出去，你就忍我們母子們丟命了嗎？

——人不是那麼容易丟命的呢！虧了你也是基督教徒，你怎麼不害羞的？

——怎麼叫害羞呢？她一翻身就從床上起來了。——不管是基督教徒不基督教徒，各人總是有限制的罷？僅僅一樓一底的小洋房，客堂被人佔了不說客來不方便，便連孩子們玩耍的地方都沒有，一天到晚歇在樓上，這你不是有眼睛看見過的嗎？孩子們受了傳染，你怎麼樣呀？

——我也並不是說我不去找地方，不過這幾天風聲很緊，各地方逃難的人都跑到租界裏來，空着的房子大都佔滿了，而且房金又貴……

——你早幾天在做甚麼事情呢？

——我早幾天在怎麼樣？我不是別人的聽差！

——他們來的時候我不是就對你說過嗎？同居是絕對不可的，萬一有了不好的病痛，要傳染給孩子們。現在不是應了嗎？

——他獨於要生病，這是誰個能夠預料的呢？病了要叫我趕他們出去，我實在是辦不到。

——你辦不到嗎？我就去趕他們！

——你去！你去！哼！虧你也是基督教徒！

我憤氣沖沖地先跑下樓去了，她在樓上搶着辯駁。

——你去替他們找房子，我出房金，這還虧了他們嗎？

——你出房金！你有多少小錢呀？錢是你的嗎？

——唉！唉！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你是這麼袒護他們嗎？

她帶着哭聲音嘶叫着也從樓上跑了下來，我把身子爽進廚房裏面去了。她在廚房門口指着數說我，說我屢次欺負她，把她當成惡人。說我欺負她不懂中國話。我的腦子憤恨得實在要爆裂了。

——啊，一刀兩斷！一刀兩斷！你請回你的日本去罷！

就給開了閘的潮水一樣，這幾句決絕的話竟從我口中潰湧出來。

——回去！回去！不打緊！不打緊！但你要說出一番理由來！

——理由！兩人的性情這樣不相投合，這不是比火還要明瞭的理由嗎？還要甚麼理由呢？

我儘我的喉嚨所能叫出多麼大地叫了出來，憤氣沖沖地拉開後門便竄走出去了。

——虧了你也是基督教徒！虧了你也是基督教徒！哼！哼！……

當面一股北風打到我的額上來，我纔意識到我頭上結着的是一張毛巾。我

也因為頭痛，把毛巾結了一早晨，到這時候纔順手解了下來，揣在我穿著的一件破外套的衣包裏。

我儘我的脚把我運着走，一頭都是磅礴着的怒氣，我就好像上滿了火力的火車隨着自己的車輪在路上滾動着的一樣。

我走出了弄子，我是從環龍路向東走去的。

——這一點我現刻也還明瞭，——但我以後走過些甚麼街，走過些甚麼弄巷，不僅地名我不曉得，連方向我也打不出了。我只轉灣抹角地在街上走着，我腦裏也沒有想甚麼，腦裏的空隙完全被怒氣填滿着，實在是再沒有甚麼可以着想的餘地了。

我只轉灣抹角地在街上走着。走了也不知道有多少辰光了，無心之間在一處橫街口上看見一處新作的戰壘和戰壕。這當然是一禮拜前收拾張允明的潰兵時，外國人的陸戰隊所建築的了。

我到戰壘裏去一看，我的意識纔漸漸清醒起來，我知道我已經快要走出租界了。

——外國人究竟要比中國人高明，他們在匆促之間竟有這樣完整的戰備！

我在戰壘裏面不禁驚嘆了起來。

戰壘是用米袋填泥砌成的，有四五尺的光景，在中腹處橫嵌了幾個木框作爲砲眼，壘下是將及一人深的濠溝，壘上有竹篷蓋就的屋頂。這比我在瀏河，在懸腳嶺等地所看見過的戰壕，要高明到了百倍以上了。

我在這時候起了一個好奇心來，我想走進上海城裏去，看看蘇浙聯軍驅逐張允明的戰跡。

前幾天我們正在開火的時候，鎗砲的聲音在環龍路也可以聽見，那時候我很想出去看看熱鬧，但終竟因爲家小的羈絆，不敢出去冒險。萬一一個流彈打來把我打死了呢？——這實在是一個很難解答的問題。

——但我現在還怕甚麼呢？我反正是沒有家庭樂趣的人！

我死了心，便向中國市街上走去了。

由上海租界到中國市街實在並沒有甚麼險阻；只消走幾步路，走過一個橫街。

世間上可還有人不肯相信奇蹟的存在嗎？這樣的人我請他到這兒交界的地方來，他立地便可以看見一個頂頂駭人的奇蹟。走幾步橫街，便可以往返幾

個世紀。朋友！這不是一個頂頂駭人的奇蹟嗎？長房雖有縮地之方，但我們的腳步比光的速度還快。

上海縣城早是折毀了的，租界和縣城也並沒有甚麼柵欄。我們怎麼曉得會走出了租界？怎麼曉得會走進了縣城呢？

你們走罷！抬着頭能看得見一些雜亂的舊式房屋的垃圾堆，埋着頭能看得見一些崎嶇不平的街路的時候，你們便進了城，便走進了『中國地界』，便退返了好幾個世紀了。

啊，我們中國人到底是超然物外的，不怕就守着有比自己好的路政市政在近旁，但總沒有採仿的時候。那是值不得採仿的，那是淺薄的物質文明！

我只是在雜亂的垃圾堆中走着，我不知道又轉了多少灣，抹了多少角了。街上的情形倒還熱鬧，有些地方連租界內最繁華的四馬路也怕還趕不上呢！沿街都擺着地攤，有的竟擺到街心來，幾乎連通人的空隙都沒有了。老太婆們穿着臃腫的小棉鞋，一顛一簸地在崎嶇不平的爛路上走着。

——前幾天開火的時候，聽說這兒罷了幾天市；城裏的人大都搬到租界上去了，是甚麼時候又折回來了呢？大家都匆匆忙忙的在辦年貨，明天便是除

夕了，這何曾是經過甚麼戰火的地方呢？

在租界上住着的時候，覺得中國的天下是很太平無事的，但到『中國地界』上來，更好，更好，我們中國更還是義農盛世！

——時常打打戰火湊湊熱鬧也還好罷，中國人一時總還打死不完。

我只在雜亂的垃圾堆中走着，又不知道走了多少晨光，我走到一座宏大的廟宇前面了。

廟門是朱紅漆漆的，畫着一對對的彩色的玉壘神荼。正中的門楣上還倒站着一對飛金的獅子，門前陳着許多賣食物的小攤，幾張黝黑帳篷把門楣上面的扁額遮住了。

——這是甚麼廟宇呢？城裏有這麼大的廟宇，想來定是城隍廟了。

縣裏的城隍廟是我久想來瞻仰的地方，但我在上海租界上前前後後住了將近兩年，守着過在近旁的城隍廟，却至今還不曾來過。

我爲甚麼要到上海城隍廟來瞻仰呢？在沒有聽到我說出理由之前，我想，有多少朋友定會笑我罷！朋友們喲，我要到城隍廟來並不是要來進香，也並不是要來看進香的女子呢！我要到城隍廟來，是因為想來看這兒的一座古式的建

築。

前幾年我在日本的時候，不知道在甚麼報上看見過一位日本畫家介紹過一次『湖心亭』。他畫了一個素描，在一個池子中間湧出一座飛甍躍轡的樓閣。他說這個『湖心亭』在上海縣城隍廟的後面，是上海市上所保存着的惟一的古物。禮失而求諸野，他們日本人中都有這樣熱心的畫家不遠千里地肯來探訪的『湖心亭』，難道我們守着住在上海的中國人竟沒有來憑弔一憑弔的價值嗎？請自愧始！請自愧始！我存了這個心，想去憑弔『湖心亭』已經好久好久了，但在上海快要住滿兩年，我却還不曾來過一次。我們這人終竟是這樣的，所想追求的而終竟不可追求的東西，所可追求的却又把牠閑却着了。心裏以爲牠總是不會飛掉的，不會飛掉的，但是時間倒把我們飛掉了！住在日本的時候想憑弔『湖心亭』，『回到上海來又想去遊耶馬溪，這樣便是我們所說的人生！』

我走到朱紅漆的廟門口，我想像着一定是城隍廟了，便不禁欣喜起來——踏破芒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——我今天總可以和『湖心亭』見面了！

我從左手的側門走進去。前門和二門之間有一個中庭，也是些賣食物的小販擁擠着的。我走到二門的階上的時候，中門上橫掛着一道算盤——唔，這真

是一個極有意義的象徵！這怕是我們中國人的『算盤主義』的表現罷？門上的一付對聯是：

『你的打算非凡，進一位退一位，誰料全盤都是錯？』

我却模糊不得，有幾件記幾件，後來結賬總無差。』

照這樣對聯的意思看來，也一定是城隍廟了。城隍菩薩在誇他算盤精明。

我走進二門去，劈頭看見的是正面的大殿上亂堆着一片碎瓦，很高的屋脊大半倒壞了，剩着孤單單的四個鰲頭。雜亂的磚瓦中倒着一個紅方的額子，寫着一個『泰』字。想那屋脊上一定是嵌着『國泰民安』四個字的罷？其餘三字已經不見了。

我看見這樣的情形，最初從我心中起出一個疑問，以為怕這回戰事的成績。我想着怕是一個砲彈打來把城隍菩薩的腦壳打中了。就和瀏河的岳廟，懸腳嶺的關帝廟一樣。但我這個斷案立刻便動搖起來，我看見正殿的門楣是新補上去的，雖然草率，但總算補好了。中國人的收拾能力決不會有這樣快的！戰事的結果不是纔三五天嗎？

我又走進大殿去了。很龐大的樑柱與很高聳的屋頂，想見當年建築時的浩

大的工程。但除新由木板鑲成的一座神座之外，一切都是焦黑了的。

——這是甚麼時候起過火災嗎？我心裏懷疑着，走去問神案前的一個賣香燭的人。

他說是今年七月半起火。

——哦，原來是這樣！從七月半到年底已經快要半年了，神龕依然還是那樣比貧民窟還要簡陋的一個薄板匣子！這纔是我們中國人的本色呀。你就給他們幸福，他是虔誠地敬禮你；但你受着艱難，他却一概不管。你坐在薄板匣子裏的城隍菩薩哟，怕你也在嘆息世態的炎涼了罷？

我心裏正在這樣發着牢騷的時候，一對中年夫婦走來買香燭來了。一束香，一對燭。

——這要幾鈔呵（要幾何錢？）男的發問。

——十二個銅板。賣香燭的回答。

——那要十二個銅板呵！女的叱咤着，回頭向男的說：把九個銅板好了。男的照數把錢給賣香燭的人。兩夫婦拿着香燭轉身便走起來。

——啊，不夠，不夠。還要一個銅板！賣香燭的急忙叫着。

男的回頭投了一個銅板在香燭攤上，銅板打落到地下去了，賣香燭的弓着背去拾了起來，毫無些兒愠色。

——唔，這些人都是信仰很深的，他們都是在積陰功的人。賣香燭的也是，買香燭的也是。但是喲，城隍菩薩！你的算盤雖然精明，怕總沒有這些人打算的高妙罷？

進香的夫婦把香燭點好了，在神面前叩了幾個響頭。叩頭起來，太太的一位把手向褲腰裏一收，收出了六七个銅板來，噹噹噹地投在神案旁邊的『進香錢筒』裏面去了。——唔，這是獻給城隍老爺的錢！冷洩洩地坐在板匣裏的城隍老爺，怕在朝片後面發笑了？

我在殿裏走了一遍，折出門來向西首走去，我隨喜了岳王，關帝廟（這個名字是我自己取的，因為兩位武聖人是同在一個廟宇裏面，岳聖在當中，關聖在西首，這怕是這兒的特色，——玉清宮，財神殿，但總尋不出『湖心亭』來。

——上海縣城隍廟裏是有『湖心亭』的，怕這兒不是城隍廟罷？

我又轉到正殿門首來。正殿和二門之間也是一個中庭，看相的，賣襪子的，賣螺絲的，賣油豆腐的，賣雞雜的，賣烏賊的，擲骰賭錢的，賣鴿子的，

東一處，西一處，兩廊下應該是有十殿的，但也只是些商店。我疑這兒不是縣城隍的心更堅決了。肚子有些餓了起來，和着蔥薑煮着的螺絲肉的氣味，油豆腐的香味，烏賊攤上的白磁盤裏盛着的紅蝦醬，使我的口水就好像山深裏的泉水一樣，只向着不可見的無底的深壑裏點滴。我的膽子很小，我看見幾個小流氓在一個地攤擲骰子，我站在旁邊看了好一會，我很想去擲他們注，贏幾個錢來吃螺絲，但我又不敢。我身上一個銅板也沒有，我一擲擲輸了的時候，豈不是跑不脫嗎？這兒人又這麼狠，我身上的這件破外套，有點危險，危險！我在這些賭友們的旁邊站了好一會，我吟味着他們的面孔，一個一個就好像真的城隍廟裏的活着的無常爺爺一樣。小子何敢妄為，你不要在太歲頭上動土！好，有一個方法——肚皮餓了，只好多吞些口涎！

走出廟門來了，中門後面有一道扁額，明明是寫着上海縣城隍廟的幾個字。

這明明是城隍廟，『湖心亭』究竟往那兒去了呢？燒了嗎？也該留些痕跡呵！

——呵，可恨的甜酒釀中煮着小團子的香味！

剛纔走進廟的時候，不曾注意到的左側門內的一座小店。噴着一陣陣的甜酒的甘味向我鼻孔裏襲來，我很想向那當爐的兩位堂官，吐他們一臉的我這吐嚥不及的口涎了。

……玻璃匣中的精白糖……八寶蓮心粥裏攪鍋棒……啊啊，我假如是那根棒呀！……一口口水……又是一口水……

所謂二門原來纔是一座戲臺子，當中孤單單地放着一張方棹，兩側放着兩隻朽敗了的木雕的神船——這大約是七月半放河燈的時候用的罷？

戲臺前面有一座小龕子，是四根盤龍的石柱頂着的。龕子裏面籠着一道石碑。肚子餓了沒法想，考證癖倒抬起頭來——唔，『洪武二年，』這碑是明朝時候的東西嗎？不會有這麼新罷？……看碑的背面，原來這廟子在雍正時<sub>年</sub>建過，在乾隆時也重建過。——哦，原來還是大理石的！垢黃了的四根盤龍柱在有些磨光了的<sub>地方</sub>露出象牙色的有光澤的石質來。——至少，這四根盤龍柱怕是明朝時候的舊物罷？這龍是雕得這樣靈活的！這些氣韻生動的鱗爪<sub>約</sub>！眼睛<sub>約</sub>！不知道是那一位無名的藝術家……

——喂，先生，我看見你很有貴人像<sub>約</sub>！

當我正在無可如何對着碑面相龍亭的時候，旁邊一位看相的人倒在相我的尊面了。

——怎麼見得呢？

——唔，請你把眼鏡取下來罷。

我把眼鏡取下來了，看相的人用着指頭在我的面上指畫起來。

——唔！『明堂清明，眼仁黑白分明，只是眼神還有點混濁，內室還有點不清。』——你先生心裏有點不得意，是不是呢？看眼可以觀心象呢，嚇嚇嚇，但是一交春就好了，今天是二十八，再隔十二天便要交運了。『明年鴻鈞運轉。四十六歲交大運。』不要緊的，不要緊的，你的危運就要過去了。『左眉高，右眉低，』是乃揚眉吐氣之象，『頭部豐滿，額部寬敞，東西相趁，四方四正，』你將來成名在北，收利在南呢！到晚年來更好，『人中長，上闊下張，』你這是長生之相。唉！先生，你的相真好，不是我愚老奉承，我愚老廣走江湖，上到湖廣，下走南洋，南北二京，東西十八行省，我愚老都是走交了的，都沒有看見過像你先生這樣的好相呢，你請把手伸出來給我

我把右手伸給他。

——不對，要左手。……啊，你這手色更比臉色好了。『中指爲龍，賓主相趁，二指是主，四指爲賓，』你這是魚龍得水之相。只是小指太短，將來提防有小人暗算。這一層，你先生可要留意，但是不要緊的。你這手掌很好，『乾坎艮震，巽離坤兌，中央爲明堂，坐明堂而聽四方，四通八達，』你先生將來名成利就，沒有一件事情不好的呢。嚇嚇嚇……

我餓着肚皮聽着看相的先生瞎說，我肚子裏餓得笑也笑不出來。他說了半天，說完了，我戴起眼鏡抽身要走了，他拉着我，指着一張紅紙單上，寫着『相資二角』的四個字。

——我身上一個銅板也沒有呢！

——笑話，我愚老要沾點光。

——你等我『四十六歲交大運』之後再來報酬罷。

——笑話，你只給一角錢也好，討塊利市。

——我真個一個銅板也沒有呢！

——笑話，你先生的一副鸞框眼鏡怕要值四十塊錢罷？